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懷讓禪師第三世上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人

潭州鴻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法要附卷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止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正十

百丈山涅槃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正十

高安無畏禪師

東巖道曠禪師

邢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吉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檳州羅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僊山梵雲禪師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遼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園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太平和尚已五十六人無
幾餘歸向不歸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

虔州處微禪師一人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已三人無幾
歸向不歸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

壽州良遂禪師一人

新羅國無染禪師一人無幾
歸向不歸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

吉州著慧超禪師一人

吉州慧示諸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潭州慕朝山昭禪師已三人無幾
歸向不歸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京兆薦福弘辨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嚴和尚已上六
人見錄

相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已三人無幾
歸向不歸

前百丈懷海禪師法嗣

潭州鶴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

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

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見許之入室遂居

得當
作獲

譬如有入往
陶師問有
瓶不若言有
瓶而見陶師
實未有瓶
以有瓶故言
有瓶當知
是人非至
也此中有
象生仙性
如是欲見
性應當觀
案時常形
色是所我
說一切生
意有仙性
安不慮

木楔
山云不作
淨瓶于也
教戒記中
云教也或
云木端人

參學之首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
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小火舉以示之此不是火
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
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
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
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
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瀉山可乎
司馬頭陀參禪益壽禪
之隱兼窮地理勢方期
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眾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
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眾中
莫有入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坐來
即華林
和尚也
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聲款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又
令喚典坐來頭陀云此正是瀉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
囑云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

簡明
良卷三
刑部兄
出有人
倫空
住謂具
善相也
皆人云
相者有
此意
山云
福也

時華林聞之曰某田禾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
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往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
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
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輪却山子也遂遣師往瀉山是山峭絕
無人煙師猿猴為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師眾共
營梵宇連率李果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
縣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眾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
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
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
覺情見相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渾清淨無為澄渾淨無礙
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
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
得不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

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
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
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直常理
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木好燈籠仰
山云莫只遮个便是麼師云遮个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
云果然不識一日師謂眾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舊本云識人機
大機而第六卷筆集擇師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
麼道意旨何如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蹋倒歸
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
掌大笑師云眾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
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坡詩云將知臨出裏裏無人普請摘茶
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

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
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一棒云是道師
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為眾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
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是婆心云云山頭和尚語過古人事也雪峯問之師謂仰
乃問云少什麼處是老師語過古人事云云云云山頭和尚語過古人事也雪峯問之師謂仰
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
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
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
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
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
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
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
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師
忽問仰山汝春閒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初是勃

和聖舍元
聖作新山
曰人行
又曰人
建度大
說過迷
人也

謂衣
山云
之利
也

塑師云得因長智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
麼院主無對和尚不覺其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坐第二坐來師云我喚第一坐汝
來作什麼亦無對和尚不覺其甲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
師作一圓相問何似選个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
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且云云巖
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
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
煒煌煌煌聲聞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甯甯處師過
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
个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
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
大指柏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選个柏樹子師却指青

元云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

後田翁云渡阿翁向後亦有五百眾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
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青見作不
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
禾穗云和尚何曾問渡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
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
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
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無
對和尚不覺其甲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閒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
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椀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
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和尚不覺其甲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
什麼處被于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和尚不覺其甲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
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

搬

山曰陽山下有
黃鶴村又云
俗山竺道
地人又云黃鶴
乃湖南村俗
之名爲黃鶴
岸塔頭莊
人謂山名
之名歟今用
知者不勝
山作竺道
得到

香巖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
香巖乃點碗茶來師云子見解過於秋鳥子僧云不作溪山一頂
笠無由得到莫倚村如何是溪山一頂笠師即蹋之師上堂示衆
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溪山僧某
甲此時喚作溪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溪山僧喚
作什麼即得重代云師無異號資高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領來不道溪山師敷揚宗
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人唐大中七年正
月九日盥漱數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初諡
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
肉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
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潤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
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

請長无如
未法嗣也
太小生
生諸明

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數日負
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
百丈問曰從上宗承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
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
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曰問師什麼處去來
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
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擲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
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
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曰南泉謂師曰老僧
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
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太笠子大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
千世界揔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甞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

州大安寺海眾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
 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
 師接置於坐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
 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淨盂今
 日渡章濱三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
 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觀前所叙則運禪師居洪州大安寺後裴公在宣州知寺請師居之寺曰
 黃蘗而師以詩也然所叙之事與詩意全不相合今詳此乃裴公在洪州
 時作也言挂錫十年棲蜀水者謂師先住高安黃蘗已十年也按前鎮地理志
 建康者即唐之高安縣也將至孟今日渡章濱者謂自黃蘗請師來至洪州也
 按前鎮地理志建康縣有蜀水出縣西北入大江洪州城在章水之濱而郡名豫章也又裴公作傳云
 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黃蘗常千餘人會昌三年唐于鍾陵
 自山迎至州鎮龍興寺是月問道大中年
 唐于宛陵裴公在宣州請師乃大中重興之後而師再遷徙於黃蘗之時也
 裴公請至洪州與師正合運其康于宣州雖後迎請師但高開元寺而已初無運寺之說不知本意
 何以差誤若此裴公當以裴公法要序與詩為正且會昌三年武宗崩裴公其三年言師居黃蘗已十
 載此必非之理也裴公在宣州請師乃大中重興之後而師再遷徙於黃蘗之時也裴公在宣州中云
 大初裴公出撫宛陵請黃蘗和尚出山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門風盛于
 而南公隨之也其餘在裴公章中辨矣

江表矣二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

碧山集卷三
 唐時參寥
 人唾酒憤
 使人多嘆
 作參寥
 人與作

散盡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千人處便去不
 可只箇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不漢便從頂上
 錘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衣盛米供養可中揔似汝如此容易
 何處更有今日臺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
 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眾開化
 為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聞利不見馬大師下
 有今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
 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
 未知向上關挨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且不能體會
 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猜得汝生死
 麼輕忽老宿之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
 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只食空過生明眼人笑汝又後揔被俗
 漢等將去在且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

原山亦上
 他本處
 故宗或
 云三人指
 南泉夏
 故宗

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

後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衆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少丁母

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

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

云會即便會莫切切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大慈山上堂云僧不

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法眼云衆中要作病

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

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辭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

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

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

洞山云關梨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若

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天不如行取一尺

說得一尺不如行取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

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重居云有時無說說時無行行時無行時合行什麼後屬

洞山云

終之息

初之毛

破意

要勞也

○

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中王申歲重判決本大揚宗言咸通三年

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信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旽聖

賢問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躡乃結茅雉草宴寂林下日居

月諸為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

小初

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

宋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

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師云聞梨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

師豎起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遮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一

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

見無左右師云別云還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去莫謗老僧

在遮裏僧云某田不道和尚在遮裏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

僧豎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

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

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也沙彌後舉問耽

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瀉山如何出

得井中人瀉山乃呼慧寂寂應諾瀉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

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蘗山又與未聽習律乘

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

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

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師曰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

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

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

參祐禪師創居瀉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

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揔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法

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赴陽餒何時得相應去阿

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幾緣妄想惡見垢欲不淨衆生之

當上元地也

四言詩
鐵母井
見之人

契爲山飯局。爲山屎不學子。爲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起亦不去也。故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衆一切善惡音聲。具明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以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索。後即不見。故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揔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具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遮个是五蘊。師云。遮个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其陰未謝。那个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遮師三市。師云。向上事。何

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遮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个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奉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闍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蘗寺示疾而終。其子楞伽山勅謚圓智禪師。證真之塔。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又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示口並無事業。遂遣執役。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拈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真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終

子投窰紙求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窰他故紙驢年云
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曰其常師曰某
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眾致齋請
師說法師登坐舉唱百丈此風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
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
載臨遷化剃沐聲鍾告眾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眾
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眾皆側聆師儼然順寂
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秋安州雙林寺受業自幼慕言時人謂
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
禪者乃指像云選个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
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邪師云一夏禪

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
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頃釋疑
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
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文師曰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
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
師云邊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
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目録及正宗
記皆言是京衛國阮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

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爲代云云小兒要
過但知過用機作什處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

出其入云又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註明和尚相見師將鉢鎖

盛鉢持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

師云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東嶽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爲同爲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惣是揔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個是慧那個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雲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微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遮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著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遮裏作麼

對曰良价無吝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个佛只是無光燄

京兆平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辨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臨見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談

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
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
佛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本無形狀非青黃赤
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大在人非小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終
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彼
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
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
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
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
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
讚皆為最上乘如百川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教
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
法如何對曰佛之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眾人各各自性同一

四罪國王
世師信此
是百明師
元作
中書經對

法寶真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
故經云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
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二禮
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
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
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曰令頓
性起用如久喫飯不覺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
禪師仍勸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
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苦禪那初謁
禪師憚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憚默然真
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
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書

瑜請於龜山開初示衆曰動容瞬目無用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其二曰忍倦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沉我聖朝無此事只今休道亦何悲既登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勅謚歸寂禪師塔曰終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瀉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曰真師子兒大師子乳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且禮拜師

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來即受教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明師請上之禮應如何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去云夫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夫汝無佛性寂又手近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瀉山得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草叢得

河中公繼和尚曾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黃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河東裴休集

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就馬峯下乃曹谿六祖之嫡孫百丈之子西堂之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心更無

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杳輪升於虛空中照耀靜無纖埃
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
直下便是動念則乖然後為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
行孤四方學者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工餘人子會
昌二年康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慈龍興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三佩
于宛陵復禮迎至所部寓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三佩
為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
僧大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請長老法衆問與往日常所
親聞同異何如也時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合謹記
自後唐開元各紀
唐會昌八年
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
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
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差猶如虛
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差異但

大
是衆生著相外求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
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衆生
即是佛佛即是心為衆生時此心不滅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
六度萬行河沙功德不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則施緣息則
寂若不決定信此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淨明猶如虛空無一點相
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來無著相佛修六度
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
可得此則真佛佛與衆生二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
日輪照四天下日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後暗徧
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景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
佛與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
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此人作此解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即

是著相之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少法可得即是佛今學道之
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
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人不可得無心者無
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外如木石不動不轉內外如虛空不塞不礙
無能無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趣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
無棲泊處故望涯而退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
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淨
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號為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
人皆有之不離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不自心中悟乃於心外求著
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此沙諸佛菩薩釋梵諸
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踏踐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鬘香
沙亦不貪糞溺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
佛更無差殊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

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有遲疾有聞
法不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
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即住更無可修更無可證實無所得
真實不虛入心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歷
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
造善枉受勞苦惣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
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即成有默契而已
絕諸思量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
之蠢動畜生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只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
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認直下
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三僧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
證時只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惣是夢
中妄爲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妄有所得然證

即不與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觀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六日輪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與道人惟認見聞覺知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世間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額珠隱於額內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學道人迷

自本心不認爲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果位歷劫勤求元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住無依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只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只得本額珠不關向外尋求之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學道人勿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事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言運動間有菩提涅槃二阿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惟直下頓了自

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
道人只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爲即是佛學道
人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捨不用學惟學無求無著無求則心不生
無著則心不染不生不染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舍萬四千煩惱是
教化接引門本無一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
無法可得○學道人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法身
猶如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將謂法身徧
於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虛空即法身法身即虛空也
若定言有虛空即虛空不是法身定言有法身即法身不是虛
空但不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不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
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涅槃無異相煩惱菩
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
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是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

空本無空唯言其界耳○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空虛同壽未曾
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
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不
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識解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景物會不可
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衆生同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
是佛佛即是法念離真皆爲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
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修道人直下無心默契擬心即
差以心倚心此爲正見慎勿向外逐境爲心是認賊爲子爲有貪
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
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得著一物雖
虛心難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難以無量智
慧功德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
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專作

境解所言定慧鑒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
作解暫爲中下人說即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解盡是境
縛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見即見法○自達磨
大師到中國唯說性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
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
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般若爲慧此慧即無相之本也
○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即學道後一念計生死即落
諸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起其滅即落聲聞道
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
不默不忻一切諸法唯心是然後乃爲佛乘也○凡人言逐境生
心心隨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心滅不忘
心而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紛擾耳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
求哉○學般若法人不見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三真實不可證

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也法華會下拂之而去者皆斯
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契契而已○凡人欲修證但觀
五蘊皆空四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
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此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
繫便出世人也切不可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
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但目忘心同於
法界使得自在○凡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乃至等覺妙覺皆
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爲化城也言實所者乃真心不佛自性之
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
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爲實其所實其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
非真實所也故云在近而已在近者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
契之即是圓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及至三乘不信有佛
果皆謂之斷善根闍提菩薩深信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

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真根。聞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於法上悟不於心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謂境礙心謂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不肯空心恐落空不知自心本空遇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忘是謂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謂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

後不見坑阱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以心印心心不異印著空則印不成文印著物則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印無心得即無得。○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三寶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以言語聲形相文字無所說無所證自性靈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所云同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者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爲十八界若了知十八界空無所有六和合爲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

解遂爲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真法則衆生不信
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佛情慳貪不爲衆生普捨妙道
遂方便說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深淺皆非本法故云惟此一乘道
餘二即非真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坐別付一
心離言說法此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

裴休相國傳心偈

予於宛陵鍾陵皆得親

黃蘗希運禪師盡傳心要乃作傳心偈爾

心不可傳以契爲傳心不可見以無爲見契亦無契無亦無
無化城不住迷額有珠珠是強名城豈有形即心即佛佛即無
生直下便是勿求勿營使佛覓佛信貴功程隨法生解即落
魔界凡聖不分乃離見聞無心似鏡與物無競無念似空無物
不容二乘外法歷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嘗聞河東大士親見高安導師傳心要於當年著
偈章而示後賴開龍耳鼓目煥若丹青惜其所遺
綴於本錄云爾慶曆戊子歲南宗宇天眞者題

傳心法要爲戒子顯其要二一休
九二社安四家一經并別八別爲標記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懷讓禪師第三世下六十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下七人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鳥閉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湖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宣州刺史陸亘

池州行者甘贄已上二十人見錄

資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已上四人無機緣語皆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

以知石印本
外道場
道場
道場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溪鎮玄具禪師

杭州徑山監宗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清禪師

臨府涿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甘泉寺曉方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奘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

杭州刺史白居易

一人見錄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已上二人見錄

新羅國忠彦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端禪師法嗣五人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呂石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鎮府普化和尚

一人見錄

鎮州上方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六人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慧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

嘉禾藏廩禪師

一人見錄

羊腸藏樞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二人

鎮州常貞禪師

鎮州奉先義禪師

已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六人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已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衛

已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二人

雲水和尚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一人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嚴寺智嚴禪師法嗣一人

黃州齊安和尚

見錄

懷讓第三世下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

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眾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

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

盡一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

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人不

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

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

消息何處待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

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个什

麼不得師云盡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妙高山色青

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

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沒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

或云長
時云長
義人

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
 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
 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死屍著
 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天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云不
 可更拗直作曲邪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聞梨眼瞎耳聾
 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
 師師示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穩當百丈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請州山體
 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
 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
 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揔不祇對時莫是
 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今生死根

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言公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才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
 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佳題題後秀才還
 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開題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
 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
 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
 般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什麼未證
 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為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
 亦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摩
 訶般若照解脫其深深法身寂滅體三理圓常欲識功齊處
 此名常寂光文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豈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
 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豈云恁麼幻
 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豈云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

師又曰大德是何言歟云如其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信之中是何信云如其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近胡斷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云三不于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

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拍禪牀右邊曰遮箇師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拍禪牀左邊曰遮箇師僧亦誦得云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聞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乃有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云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為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狸奴白牯為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

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又牛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
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
問向上路請師道師云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
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无苗寂是法无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
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人盡有透箇事只是用不
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蹋倒仰山仰山云
下似箇大蟲長廣聖王則後此作京後彼此
不作家亦別云我法難扶自此諸方謂為岑大蟲僧問本
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
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
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遺什麼三聖今秀上座問云南
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
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
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

默然秀上坐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怎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
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
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
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
普賢師云眾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眾生色身是僧曰何
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
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又文殊是佛妙
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
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惣名三薄伽
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礙通
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往
性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
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

偈曰七生修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生永無遷又有僧問蛇
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
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
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
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其僧無語師
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問誰問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
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
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
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不
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
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
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琉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

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
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
手問善財爲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
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舍元殿裏
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怎麼
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
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外沈問有人問
和尚即隨因緣答認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
學人向什麼處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
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吟作緣生十方具寂滅誰在
復誰行南泉有真讚云常坐南泉三世源金剛常住十方無
邊生佛無量現已却還南泉久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明南
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迴頭慙愧好兒孫師答曰今

夏天赤骨力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赤骨力之真

似生身
十二因緣
亦名二
生

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入門師又有勸學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赤肉團上有無位真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師誠入斫竹偈云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荆南白馬雲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當時但捷耳也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麻子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

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眾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何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

恭盡意停留緣豪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麼仰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為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

山云下堂
寺名又
有下堂
一外名

三五日
出經一
而一
死

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才禮拜
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
乃擲下拄杖入方丈日師謂眾曰語是語寂是語寂語向有路
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
閒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為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
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
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從念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名基稚於本州
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而
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院白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
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
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

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
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
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
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
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作
火頭日閉却門燒蒲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
得即開門眾皆無對南泉將鎖匙於窓閒過與師師便開
門又到黃蘗黃蘗見來便問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
云救火救火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
寶臺寶臺詩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臺下
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
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探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探什麼
師倚杖而出師將游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

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
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
西字或言樓泊字師曰汝等揔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
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揔識字法華別經云僧問如何是雲中寶師
云合取口法華別經云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
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柱杖知法華別經云僧無對法華別經云
呵呵同安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
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法華別經云師敲火問僧
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華別經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
南方汝來遊裏作什麼僧云佛法盡在南北邪師云饒汝從雲
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法華別經云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
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

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
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忽然惺悟○師上堂云才有是非紛然大
心還有荅話分也無後有僧舉似洛浦洛浦扣齒又舉似雲居
雲居云何必僧回舉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
尚舉師才舉前語僧便拍傍僧云者个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
話師乃休此段在法華別經云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狗師云汝只見
掠狗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
如前荅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狗師
云箇箇度人法華別經云師問沙彌喝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
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法華別經云
在門外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
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貶私鹽漢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

是當
作見

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選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云聞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離梵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閒牟尼為什麼不見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鴝為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院主却問鴝為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是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

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具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雪峯問云趙州是趙州敗闕處若指出是趙州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且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澄絕點點如何師云渡裏不著空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莫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為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為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具定師云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

受之少閒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什
麼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
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第等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
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立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
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
有人謂師年多少師
三車念終數不盡後謚真際大師

池州靈就為閑禪師謂眾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
與地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坐有僧便問與地畫足即不問如何是
本分事師云閑梨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
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
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
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
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

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言隨風轉
僧云恁麼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為手換義相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隋州護國院為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
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楞師乃打之觀我
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不具師住什麼處起州論和尚先
到雲居雲居問曰老大大漢何不負箇住處論曰什麼處住
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論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
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論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
也不知論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錄云云云衆僧侍
立師曰只恁麼自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
之曰為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見看趙州麼曰和尚
敢道否師云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
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為汝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
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
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于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安國
禪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
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噓噓臨
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
勝光和尚鋤園師蒿按鑊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
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踞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
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曰
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僧叫二維那
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汝不肯承當師有
偈示衆曰三十一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每日上山三五轉問
汝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

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尚信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信曰爲什麼不
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自從東出月向西頽
日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
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亞路來參師作起勢亞路曰遠老山鬼猶見某甲在
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路教這語師乃叱之亞路曰大
陣前不妨難奪師曰是是是亞路不是不是是趙州云可憐某甲

蘇州西山和尚信問三乘土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
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
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
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
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信曰是境雪峯曰

改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
雪峯曰凡觀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
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
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个眼汝向什麼處尋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巨天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鵝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
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既見南泉因寂院主
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

長安衣云
哭不合笑

池州其藝行將錢參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坐面前云請上座施
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其田錢却將
出去上坐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贊行者
設粥請大眾為糴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
出去南泉却到厨內打破鍋了雪峯和尚來自問門召云請和

尚入雪峯隔籬掉過衲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
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
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
無施又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瀉山來甘云曾有僧問瀉山如何是
西來意瀉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瀉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
物顯理甘且歸瀉山去好

係隔關弄
何事哉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慶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孝師每見僧來
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豈有
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
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云

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靈隱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望之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謨以議論自矜靈隱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了當汝等弄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無間在然禮辭遠方三

謚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丘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焉迨五洩山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為第二世也師世遠二偈其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片人休戀

後未曾度者要須舩其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忘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只因如此便忘緣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意稟六未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二京北興善法堂致四問辯觀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常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云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闡二義而難之又以五經一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微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觀法師醜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以京東都觀禪師八漸之尺廣一言而為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在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整已俸修龍門香山

寺寺咸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三本集其
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卽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卽與
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地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
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
如何是祖師意師竖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
卽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端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僞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冑
全具僞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僞山咄曰賊
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僞山以

手揖云喏喏師後參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

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

道不得也叉下死連道學僧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命法眼代云我引頭示
之靈異代云見家放却叉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姓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

魔才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潛入方丈如

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晉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

出言無度既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

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曰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

如何答云來曰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

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即展手云之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濟曰選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師曰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俗謂法眼未審孰為真得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闌闌開搖鐸唱只見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制之使去一日入臨濟院臨濟曰賊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拍聖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甚箇語話師乃撼鐸唱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師唐咸通初將示滅乃令市謂人曰乞一箇直裰入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

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曰明日出西門方言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前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

嘉禾藏廩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師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揔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溫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迥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庚羊五切又音異

前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

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誠實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
師曰如何保任宗曰發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發在眼空華亂墜語有什麼歸處云云師辭歸
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
了却來爲子說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來師乃近前
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證弘照
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
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
會也無僧云不會夾山云頓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燈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
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
露鋒僧云爲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

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
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
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
拈筭子師接得筭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
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
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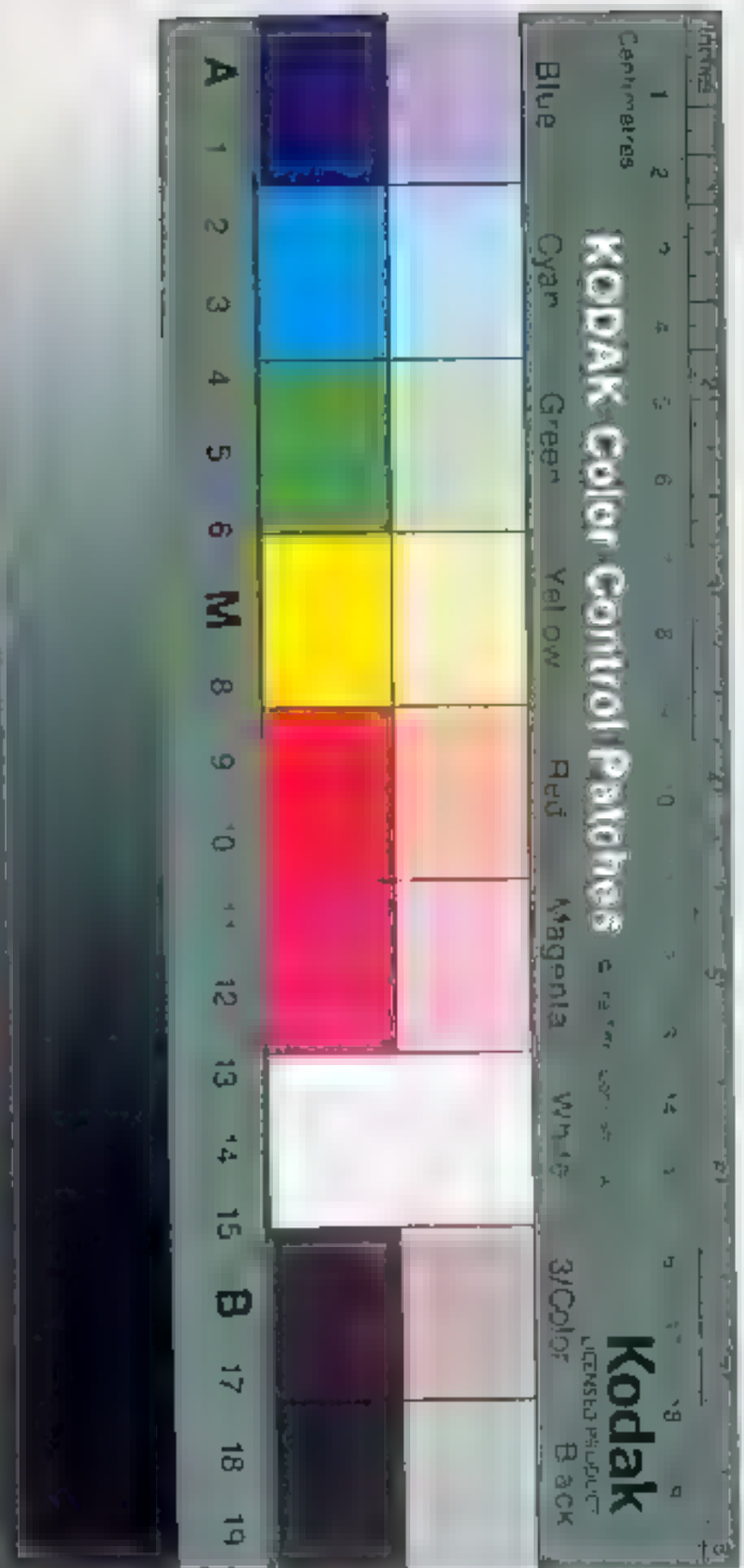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隊誰人
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
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竄難窮妙三盞還
須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云同一二寄難
窮師有頌云猛獸山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
差互果日無言還照齊師後居鳳翔

貞和代子重刊了
城洲東山天洞菴

三師法華經
勸修功德



t017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懷讓禪師第四世上八十九人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卷之八在香嚴下何也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已上十人見錄

福州雙峯和尚

長延圓鑒禪師

志和禪師

洪州西道方禪師

瀉山如真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嵩山神劍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上元智滿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西堂復禪師

溫州靈空禪師

大滙簡禪師

荊南智朗禪師

滙山普潤禪師

滙山法真禪師

黑山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滙山冲逸禪師

滙山彥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荊州弘珪禪師

巖井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後錄語也

福州大安禪師法嗣二十人

一

益州大隋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渌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溫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已上二人無後錄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三人

背山行真禪師

明州天章山成啓禪師

背山行真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二人無後錄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十二人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水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久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潭州麻谷山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已上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衢州子湖嚴利蹤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已上人

吉州老義性空禪師法嗣一人

邛州壽興院守閑禪師一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

石梯和尚已上人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已上人新羅國彦忠禪師語句不錄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

明州雲霞山常通禪師已上人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一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寧州開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

關南遠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已上人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一人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已上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二人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已上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一人

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已上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二人

筠州末山尼然一人見錄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二人

興德大王

宜康太子已上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許州無迹和尚法嗣一人

道遂禪師已上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前漢靈祐禪師法嗣懷讓禪師第四世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一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營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授戒未幾其師以方外謁耽源三悟玄旨後參漢山遂外堂與初問曰汝是方外沙彌無主少滿師曰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源之無思靈源性相寓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巖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指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而出巖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石室門送召云子其向去已後却來我邊今歸德府寧陵縣韋宙就漢請一伽陀漢山曰觀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

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三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頭一日隨漢山開田師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幾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師插鉢而立祐曰今日南田有人刈茅在師舉鉢而去云云我若見此等事便問師曰如何得濟不著漢山云仰山師說意自如何不云云我問我師云云我問我師云云師在漢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二座上問訊師舉前語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漢山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

掣拂子將去雲居錫云作廢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闇梨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其甲夫道得上座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為山與師遊行次為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山至云起不得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桓為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眾無不弭伏既受為山密印領眾住王莽山化緣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眾云汝等各自迴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凡間投暗妄想根深立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羶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只擬輕重來機所以肯石頭是金金鋪我這裏是雜化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齧鐵擬開口驢

年亦不會對無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眾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同汝說聖透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漏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其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其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漏山有觀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透个不

說又云渡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枯點此是從上宗門中牙
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
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僧從面過師召云明眼人何道回頭師
曰和尚瘥个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酒乳迸散
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虧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
公曰入之二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字不爲相公公問師問曰什
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來作麼價師問曰什
從市中過蹋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其僧便喝
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
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其中卒說不得
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人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
年雖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
爲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香道是爲山鏡仰山鏡有人道

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
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其
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爲山聞云
寂子句疑殺天下人寂子句疑殺天下人
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
師推出枕子爲山聞云寂子用劍刀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
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
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
曰爺下師提起拂子曰遮个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師曰代云適來
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
入燈籠籠曰早个入了也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
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師云那个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伊和拈拂子
和湯道云僧我拈拂子下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

師曰莫無禮師共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時到最顯最顯問什麼起來僧云江西觀音來處下和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此意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遮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

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沈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瀋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曰謂之曰言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為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有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个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瀋山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聞廓然惺悟遽歸休

浴焚香遙禮瀉山替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
 今日事也仍述一偈云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
 悄然機動容揚古路不墮修治此句甚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
 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
 堂曾無閒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
 香巖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偃陀婆師鼓禪牀曰過遮裏
 來問如何是見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
 正命食師以手握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閣梨作俗郎
 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巖時道在什
 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
 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踈
 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數師問阿誰衆曰師教師曰不語老
 僧邪踈山出口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

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坐禮拜踈山前語問之踈山
 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到何設住山
 無柴燒近水無水與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
 病愈自云香巖師兄記我二十年到何今少三三在安至食畢以手
 扶而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問以手扶而吐之月重不得全師作麼生會得之全師方重問如何是
 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
 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今年到何早香巖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
 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
 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曾師曰觸體裏眼睛別云
 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曰
 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
 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

問當怎麼時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日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爲山來師曰和尚近曾有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問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恐有礙脚與他未曉也云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三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號裝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

阿那頭師展兩手傳錄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敕謚紹真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謹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年十九禮開元寺無上天師

落髮無上天師嗣臨濟後住徑山爲第二世也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問

曰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邪謹不能對三日志食乃辭行脚往

謁重巖機緣未契後造馮山蒙帶頓除遺唐會昌沙汰衆皆

悲惋謹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爲徑山第三世於法即馮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坐先問石霜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蟪蛄眼裏著不補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

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云水中魚山上鳥峯
云意旨作麼生師云高可射兮深可釣問諸方悉皆雜食不審
和尚如何師云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以戰砂場爲什麼功
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云罷罷思千
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云慈雲並日潤無邊刹枯樹無華幸奈何
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一作曰分後如何
師曰如片雲點太清裏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即舍
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直常流旨如
何是直常流生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
學人不曾師曰今年桃李果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
未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僧曰恁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
無瑕相如誰素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牙弄虎耳曰其

事如何師曰坐見自多天僧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
什麼作佛性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慧禪師初在嵩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
大體不得六月師抽身出去嵩山召之師更不迴顧嵩山云此子
堪爲法器師曰辭嵩山入鎮云某甲辭遠和尚千里之外不離
左右嵩山動容曰善爲

京兆米和尚初參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
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
生法眼別云此是什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
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一頭師深肯之
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个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
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挂雲

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無集雲峰下曰藤條天下大禪

佛衆

大禪佛即十二卷晉州霍山景通和尚也

師乃喚維那執柴者一作打大禪佛

驟步而去師聞五臺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義

著師一日遂往訪之才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

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我千里地來便迴一作師兄三千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

虛空否公擲筆入麈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德鼓山供養主入探

其意米亦隨至隨在屏蔽閒偵伺供養主才生問二昨日米和尚有

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酸人韓獝逐塊米師竊聞此

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

有佛性也無僧三盡有公拍壁畫狗子云遮个還有也無僧無

對公自代云看酸著

偵丑正

前福州大安禪師

亦稱大法嗣

除傳之唐院至其蓋師駐曾居長樂府之西院後

益州大隋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个還壞

也無師云壞僧云愁麼即隨他去也師云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

人相師云肚上不帖勝師問僧什麼處去僧云西山住庵去師云我

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僧云即不然師云汝住庵未得問生

死到來時如何師云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云誰受供養師云

合取鉢孟師庵側有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遮个衆生骨裹

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

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塵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

是我自己僧云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云見汝自己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云高五尺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鵲巢墻問和尚百年

後法付何人師云露柱火鑪僧云還受也無師云火鑪露柱有

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

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無語眾遂散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赤土盡敲箕僧云如何是赤土盡敲箕師云敲箕
有屑米不跳去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僧云王法論師拈杖子云
從何而起對云從緣而起師云善哉善哉師問僧什麼處去云禮
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揔在遮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
禮拜師云侍者取一帖茶與遮僧一日眾僧參次師口作惡風勢云
還有人醫得吾舌麼時眾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
不受七日後師自搥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
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奔世欽重署知聖六師
有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千
年四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四八百主師云即當座舍多人修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云童子莫徭見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從虔州

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云大官頭上風車子有尼迭梳針

與師師托起問云遮个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六州法燈別云不遠其師師乃

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無對者正人問和尚年多少師云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

生緣什麼處師云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領表頗有異

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藏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

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侯王來呈

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首逐寢立乃

召第一坐開堂說法即堂內便和尚說法是也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主

具辦今號靈樹禪師具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閣梨生緣

何處師云和尚若安其問某甲即是閩中人洞山云汝父名什麼師

云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師住壽山上堂云諸上坐

幸有真寶言語相勸諸兄弟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如

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自合識得此子好惡闢師問曰壽山年多少師云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云與壽山齊年

饒州嵩山和尚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_{舊作}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縣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為縣獄吏往往弄役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為挂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只涅槃堂

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闍王禮重創國歡禪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淨江和尚有時雲峯和尚領眾到問云即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杜杖割地下云著不得即道_{無著}潞州涑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還見庭前華藥_{無藥}樹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姓陳氏本參大禪得旨後造雲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為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扶杖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為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僧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僧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見華才綻徧滿婆娑祖印西來合譚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放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虚空時如何師曰因即歇去師問未會三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蓋二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僧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師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裏裹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今也

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十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為什麼無罪師曰殺牛還不

隴州國清院空禪師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兩滋三草香風不裹頭僧曰畢竟是一是一師曰祥雲競起叢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鑪窓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烏背鹿身僧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旦起不審夜開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曰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日空和尚云：上座參師拈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見？
俊錫天阿誰扶得？師曰：彼此難當，且休未。參公云：
拈杖無歸方丈，無語師曰：死却遊漢也。
前鄂州茶更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何歷歷？
僧曰：良久師曰：辨得也。辨得也。僧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
僧曰：舍天公。天師曰：適來却恁麼？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整別金三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獻三弄。錫
遠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三曰：
日裏相曉，三箇宿尼曰：道得即有。師又無對。尼去後數日，我
雖處丈六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弄庵往諸方參三。其夜山
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善慈來為和尚說法。果旬日天

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
悟。此片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言子於外被
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重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以言其
指頭重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重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重子一語
然領解。師將順立謂眾曰：吾待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三記
示戒。
是處金三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獻三弄。錫遠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三曰：日裏相曉，三箇宿尼曰：道得即有。師又無對。尼去後數日，我雖處丈六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弄庵往諸方參三。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善慈來為和尚說法。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此片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言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重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以言其指頭重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重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重子一語然領解。師將順立謂眾曰：吾待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三記示戒。

前三沙景太禪師法嗣

明州雲寶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
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遠來。梁
復明何事？遂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師曰：邢州人。岑曰：
我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客入堂。後住洞山
石霜，而注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憺山，奏言：這苑

號端聖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
密室中人師曰諸聖來觀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
地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以無倫三世聖不應想如何是三世諸
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焉否不然之三同
著第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具信他
而況言句乎光啓占君等冠起師領徒至四明六順二年郡守請居
雲霞巒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
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平者樂神云識神無語忽然
惺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
堂示徒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三郎有時云
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

若師有時草木劍橫在肩一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
擲於地僧却置師至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客伎三日
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二恁麼始得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了遠來却無祇待
師問薩婆作麼三薩婆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云返居元師
云有生可殺即不迷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奉下悟旨乃為歌曰咸
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癡團若禱徒三卷不樂
止林泉忽遇法王坐便陳疑問師前師從檀二那伽延祖
膊當曾打一拳散癡團猶但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證證
以碣碣直至如今快活只聞肚裏飽胸膈更不東西云行鉢又述
偈曰字內為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目騰騰
前高安六思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傳第二雁谿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閑云為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云離谿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未幾至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夫山主然云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个什麼閑於是服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太纏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為何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僧云世界為何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此卷在卷二所授之
授山靈禪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懷讓禪師第四世下至第六世總八十二人

第四世下十二人

唐本十二人今移歸府大覺禪師為臨濟法嗣下蓋禪師本章云興化禪師雖與臨濟同
兩臨濟而常以師為助發之友如此則大原杜法嗣也濟明久廣學亦同嗣臨濟禪師今故移之

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十二人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祐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見上六人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土門讚禪師

襄州政禪師

長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師見上六人

第五世三十二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二十人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已上六人見錄

洪州觀音常滿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虔州遂昌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云云

鄂州薩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大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窟庵主

曹溪益庵主

襄州靈寂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齊魯二大師

涿州秀禪師

浙西善權微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已上六人見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云云

睦州刺史陳雲見錄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云云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益州南禪無係禪師

益州長丘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嚴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已上二人見錄

益州照覺見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

雙峯古禪師見錄

杭州徑山洪誼禪師法嗣四人

洪州米嶺和尚見錄

臨川義直禪師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杭州智嚴院公道禪師見錄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

昇州長慶道嶽禪師見錄

第六世二十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三人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鄂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見錄

洪州黃龍山忠和見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

吉州資福如賓禪師見錄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見錄

魏府興化存真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寶應和尚見錄

魏府天錫和尚見錄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見錄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一人

鎮州譚空和尚見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見錄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二人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曼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

宋州法華和尚

金陵道場禪師法嗣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供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眾參侍時堂中第二座就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黃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是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蘗不拒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

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因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拗師衣領云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却返黃蘗黃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只爲老漢心切黃蘗云遮大愚老漢待見與打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黃蘗一掌黃蘗吟大笑黃蘗一日普請鋤慧穀次師在後行黃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鑊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師近前叉手黃蘗豎起鑊頭云只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掇得起麼師就手倒手得豎起云爲什麼却在我叉手裏黃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便歸院師云三問訊按鑊而立黃蘗曰莫是困邪曰才鑊地何言困黃蘗云拄杖

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拽起
曰和尚爭客得遠風漢黃蘗却打維那師自鑊地云諸方即又差
我遮裏活埋嵩山開山只如黃蘗與維那時有一弟子問師一日在黃蘗僧堂
裏睡黃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
黃蘗打席三下去上問見第一座黃蘗曰遠諱漢豈不知不
閒禪客坐禪汝只管瞌睡上座曰遠老和尚患風邪黃蘗打之
嵩山開山師出三弟黃蘗意作唐生仰山云一影兩家師與黃蘗栽杉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
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錘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喫
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嵩山開山師出三弟黃蘗意
因半
夏上黃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老僧豈
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白雲甲暫
來禮拜和尚黃蘗遂打赴令去師行數里然此事却迴然黃師

一日辭黃蘗黃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云言罷不茹
起拄杖便打師拔住拄杖曰遠老漢真言拈瞎棒已後維那入
黃蘗喚侍者把將几案潭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三葉曰
不然于但將云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云云師云三
塔頭塔三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拜三曰祖佛與
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拜無對又別開云師問三葉三葉曰後
還鄉黨侑狗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空集一日三葉曰
汝等諸人亦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前出入汝等不識但
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
乾屎橛後唐書云師小兒名師問樂普云從上來入行處一人行喝阿
那個親對曰拗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使喝師乃打師問木
口和尚如何是吾地白牛木口曰咩師曰咩木口曰老僧作麼生師曰
遮玄旨生大疑見到參師舉拂子大疑見數坐具師擲一拂子大疑見

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與茶
師聞今與新到僧大毘盧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覺去
不審便自歸衆麻谷師到參敷坐具問上二面觀音阿那面
正師下繩牀手收坐具一下擲麻谷云上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
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拈却相扶入方丈師上堂
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尚處三度受戒
如蒿技拂相似如今更思三頓喫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
下得手和尚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
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
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渥和孚負截流機曰如何是
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偏抽牽全藉裏頭人師又曰大
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
會師唐感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沤流不

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
磨偈畢坐逝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常製草屨密置
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隨問
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
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晚參謂衆曰
汝等諸人未得个入頭須得个入頭若得个入頭已後不得
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
是孤負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个無事人到來
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出去
二師外與二十棒僧二某由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更著杓師云常
或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
漢或云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曰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陳

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葛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迴
首師拍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
時鏗落鎖曰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笑尚書天使
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壁畫問云尊者對證何事師攜露
柱云三身中那个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言是謬誤誰對曰是師
云五戒不持師問長老云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
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汝
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
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為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
二上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
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
喫不愛言僧云為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

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
佛法六言道什麼云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否云實
有師拈拄杖打云透念言語漢師問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
麼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
云請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
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云僧問某甲謹兼行脚
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
不會是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
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我隨也僧云什麼是學人義隨處師云三十
棒教誰契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
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清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
華經前陸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云待和尚有住
處即說似和尚師云孤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

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瞻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石來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這个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是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遮裏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捧匙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才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遮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早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示之云這个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遮入鑊湯漢有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个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這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

云三更唯心萬法唯識師拍門扇云這个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無對僧問某申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饒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藤蘿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得問如何是斫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饒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拈枷陳狀自領出法僧使出師云來來我實問你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

如何師云咩咩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
僧云若師云先具一紙罪狀好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
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
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爲今時師云只道葛藤尚不會乃打之
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
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向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麼云已
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遮裏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搥
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拍一聲云會麼
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
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
長老拈起甘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時有僧新到參方
禮下師吐云閣梨因何偷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才到和尚爲

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賊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仰山師曰
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妄語師云遮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騷亂投開元寺雲謁
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
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止菴見曰吾
非汝師汝師江外黃蘗是也師禮辭而參黃蘗黃蘗垂問曰子
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曰有無且置即今
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
請茶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宵覓杯谷既大初中初相國裴公休
出撫宛陵請黃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
定僅一十餘載足不踰閭閻爲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
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
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

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申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氏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文德元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景福元年一作大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觀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集本詩集卷之五尋常局戶人罕見之唯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慕爲宵擄佳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遮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

要識老兄師因刻立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拍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遮便是師曰問西院安和尚此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曰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撥是少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云好个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云問爲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寒却我舌曹山歸來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
年受具遊方參禮依黃蘗希運禪師法席黃蘗一見便深契之
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彦恭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
化徒二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衆云骨剉也
時人因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
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白如
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
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為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
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唐書裴休傳守新安曰屬運禪師初於
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
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
謂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

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觀之欣然
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
即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音
如獲珍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
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
請住黃蘗山若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師
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
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足之唐之新安縣
史表相才德無出守明之右
宣州刺史而宋非趙也今本表述唐開元中裴休之題云為善誤拘或果在法則序中安得不言
裴休黃蘗以爲在揚州四家錄又云在洪州皆不然也裴休之誤也又按傳心法要序云子命昌二年裴休歸隱
之至而唐李自不冉置中間豈得有郡中以此知所處之誤也
西至州時裴休寺以此知所處之誤也
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
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

鹽官齊安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咸
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
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二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何人汝
給食否答曰輟已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辭右止千頃山築
室而居會樂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
泉麻署今慈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遍師僧惠顯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
因措再問師曰言大未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
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三時告
衆曰三界心盡則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臘六十終時方主發
白光竹樹同色十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西天祐三年是時師在靈隱
居數年後錢王不豫後師夢見
身不變妻承俱長武德王中
之道理將邪志封為焉 薨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

拂子僧曰莫遮不便又師放下拂子問公字不成公字不是是什
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園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過
緣即有如何是文殊師師豎拂子示之僧曰莫遮个是麼師
放下拂子又手問如何是妙用句師曰水到渠成問具係住住
何處師曰當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來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
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堂無私
曰見後如何師曰中斷絕像
前臨海山式三禪師法師

灌然志閑禪師處唐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相巖樞師拔刺二
十受具後是臨濟和尚和尚擗住竟父放之師曰領矣住後謂衆
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

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檗路上段衆生師會下僧
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漣溪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
南山住僧無對師聞云但道修滄桑堂了也僧問久嚮漣溪到
來只見漣溪池師曰汝只見漣溪池不見漣溪僧曰如何是漣溪
師曰劈竹削急後人舉似云沙一沙云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
麼安置不得師曰汝爲那教下石霜大問金鎖鑰後如何師曰正是法
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未後事如何師曰忘文忘頭問
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閻梨承當分也無問
今日一會抵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關
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
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伽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漣溪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
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

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起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三根人來
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
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曰則掌云選老賊

鎮州寶壽和尚

此僧開西院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

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却打折汝要趙州語和尚來師在禪牀背
面而坐說晨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說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
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
个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
敢師曰還解釘得虚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
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趙州云只
今何云云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云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
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生長坐不卧師又令
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巖巖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巖曰將得臨濟劍來麼師以坐具投擲打而去師到德山德山笑具德山云某展炊巾遶裏無錢飯師曰縱有也無者更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位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雪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遶个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麼立一作爲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遶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雪峯和尚問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竊見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怎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是瞎却人眼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爲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迴拄杖頭未曾撥著个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

有此語興化乃喝師便打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許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立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个安樂法門師曰遶瞎驢來遶裏納敗却却納帳待痛快頓興化即於語下領首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一人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曰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師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衆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從神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怎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下也喝後架來也喝說謂子汝某自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

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克賓曰我不入者保社師奮身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慙不與麼師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堂不明日師自白檀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堂不得喫飯即時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爲後唐莊宗師莊宗曰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語云且道明珠在什麼處不肯同光著肯同光著化服在什麼處不肯同光著在什麼處師歎後救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坐請師說法師升坐良久謂衆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譚空和尚出口崔禪師曰久立太尉珍重便下坐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問僧家

究竟如何師曰從來只是吹灰法却向灘頭卸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闢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再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所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詩入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美殘羹誰喫師曰獨有闍梨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遶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遶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遶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闍梨闍梨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遶老漢師乃打之僧無

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把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作麼
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
喝師作諸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什麼道理後
住此山師曰也欲通个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

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
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
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
野老謳謠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
下頷首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
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擲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

曰猶要棒在有僧才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
个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
要第二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入事師云陞西人僧云
承聞龍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
便作鸚鵡聲僧云好个鸚鵡師便棒之

費金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費金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
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曰有僧從山下哭上師問庵門僧在
門上畫圓月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个去就
在師便換手捉臂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若師曰庵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前堂余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于
僧曰莫一透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而得解脫師
將火筴打些小頭問汝迷問否曰問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谷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

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答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
借問何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擇與僧齋次拈起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遊个麼僧
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鐘謝響又曰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
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然異日問僧曰有人事與上坐商
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擲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怎麼即
乞上坐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坐曰三德六味陳曰
錯上坐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認是行
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待近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
驚喚上坐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
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言成於句下達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攜鉢月與二托問如何是頻師云
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个什麼師
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
在阿那頭師展兩手問處在那個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只明
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
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上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重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三宜湯一碗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个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諱本業講經因上雒冬禪謁雙峯問云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遮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僉謂

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迭出門首乃曰古侍者師回首石霜曰擬著即著是著即垂不擬不是亦莫作个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尋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古侍者云道他

前徑山第三世洪誣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後後門長歸去林麻不出是處一後後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照和尚法嗣

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既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曰上堂謂衆曰彌勒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云三界上下法我

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怎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此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閑業識茫茫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眾中建立个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爾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開梨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曾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坐咸平二年歸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

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戰然而笑遂蒙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為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氏又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戎將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不鶴飛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僧曰怎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

隻穀子滿盆紅問六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閒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擢谷裏聞聲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微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臘四十五鄂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曰只恐閣梨不問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日知个什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

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綯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三三四五問言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劈出眼師曰一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遠須彌元與劫同時曰無麼即得達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三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曰此不傳衣鉢未審碧岩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忘

磨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
曾題十字背負圓光僧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
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鵠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于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
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
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
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魚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
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提臂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因
問遮个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鑿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
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

皆妙用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提豎拂此理如何
師曰痠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
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飯後三椀茶師曰拈起蒲團示眾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
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壁曾開口作麼生眾無對問學人割入
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體乃曰老僧
自住持來未曾瞎却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
眾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
麼時難共語眾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此字

前徑懿志隱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為樂器
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
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

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
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六無三信曰
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
邊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
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法嗣

汝州靈應和尚亦名靈應上堂示眾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
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
遮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
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趁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
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遮个在師乃棒之師問僧
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
曰恰遇靈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

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
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
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
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
曰阿刺刺師上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
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
此猶未是其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師乃打僧不肯其
僧後赴雲門會下聞二僧舉前因緣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僧
聞此語忽然大悟方見南院合語處其僧却來汝州省覲值師
已遷化乃訪風穴風穴認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問南院啐啄同時
話麼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你當時作麼生僧云
某田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

前寶壽詔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獲兒老子問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麗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滴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个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滴畢自上法堂次師召從滴滴舉首師曰錯滴進三两步師又曰錯從滴滴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滴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避兩錯滴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三个錯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錯在糴音嶽野多寶壽和尚第三世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踢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真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易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臂托托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為什麼不來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眾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便出禮三拜起而喝興化亦喝師再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眾化云旻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是佗旻德會旻德且不是喝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

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
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
師見新到僧乃擲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馬
伎今日却被驢撲一作學馬伎又作弄馬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拋下拄
杖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延壽大師集要卷之四
僧徒場中禪師與衆

